

絕情天嬌

(台灣)

卧龙生著

下



玉钗盟外传（新稿）

绝情天蠶

（台湾）卧龙生著

羽勝

群众出版社

目 录

- 一、 拂花公子劫棺未偿奸雄愿
英年道士夺尸难遂故人心 (1)
- 二、 玄武宫号令高徒擒丁凤
多情女借助神丐护徐君 (24)
- 三、 徐元平死而复生刚面世
易天行隐居复出便杀人 (47)
- 四、 月夜追踪神丐宗涛逢高手
水榭解危恨天一姬找逆徒 (65)
- 五、 千毒谷主强词求媳妇
上官婉倩巧语赖婚姻 (86)
- 六、 千年雪莲子引起一场恶斗
旷世回生术葬送一代良医 (110)
- 七、 遭蛇咬叫化中毒临危
求解药婉倩违心允嫁 (130)
- 八、 宫装老妇排难得双宝
迷途叫化求生遇三泉 (149)
- 九、 万蛇宫里主客勾心斗角
良医墓前儿孙发誓报仇 (170)
- 十、 百奇老人神功摄对手
天玄道长盛怒斥门徒 (192)
- 十一、 窃宝未成反失魔宫一座
、 竞技受挫破灭美梦一场 (219)
- 十二、 尽孝道鲁山报仇成憾事
用心机玉婢解毒救真凶 (247)

- 十三、 金牌门主救丁凤于急难
百奇老人置叫化于艰危 (262)
- 十四、 绝峰比武丁高钦恨为奴
萧墙祸起叫化出笼脱险 (283)
- 十五、 亡命途中鬼王试探叫化
静观谷角堡主甄觥神功 (307)
- 十六、 慧因大师声威带走小叫化
疯癫和尚质问惊煞萧夫人 (327)
- 十七、 一代宗师善求绝学诱叫化
两颗煞星强闯宝刹夺徐郎 (356)
- 十八、 窃物奉还武功慑服疯和尚
替祖报仇孝心感动佛门人 (373)
- 十九、 恨天一姬血洗武林胜地
天齐道长透露江湖秘闻 (394)
- 二十、 少室峰奇人纷至风声紧
少林寺严阵以待剑光寒 (416)
- 二十一、 龙争虎斗强敌奇功羞两派
计妙谋深腥风血雨顿一时 (436)
- 二十二、 高手内讧自是两败俱伤
巨鹰天降不意双方失宝 (458)
- 二十三、 苍禽再观意在恨天一姬
劫杀重来咎由谷堡魔头 (479)
- 二十四、 南海奇叟暗示武林惊天事
上官婉倩直泄恋情损娇躯 (503)
- 二十五、 争玉体群雄混战北麓
生疑窦炎山欲探东峰 (521)
- 二十六、 巨鹰投书少林寺两派同谋

	涉险探秘丁炎山双臂齐断	(542)
二十七、	纠纷不断旧怨难销添新恨 怪事迭出陈疑未解起新疑	(562)
二十八、	舍己救恋人赢得神功兼美女 忘命陪君子吓退沙弥与高僧	(585)
二十九、	突闻闷雷少林寺钟声九响 齐上东峰众好汉心事千般	(606)
三十、	绝情妃子巧施绝技偿众愿 慧因大师高宣佛号了恩仇	(631)

二十一

龙争虎斗强敌奇功羞两派 计妙谋深腥风血雨顿一时

计既未售，惟有全力以赴，才不致有失武当掌门人威名。

剑势一紧，刹时寒芒霍霍，剑气满天，一口气连攻七八招，招招均是数十年苦练修为，不同凡响之势。

恨天一姬那敢轻敌，双袖左拂右扫，守中带攻，攻中有守，使对方无法越雷池一步。

名满天下的武当剑术，遇上这武功奇高的老婆子，一时竟无从发挥威力。天齐道长心里一急，更求胜心切，不惜连出险招，竟然全是两败俱伤，同归于尽的硬拼。

这一来果然抢尽先机，只因老婆子面对强敌，并不敢全力迎战。惟恐消耗真元过巨。纵然击败天齐道长，万一后力不济，如何对付人多势众的罗汉阵。更何况，一旁尚有按兵未动，虎视眈眈的四大护法，及十二名少林高手。

有此三层顾虑，恨天一姬自知实力，不愿跟天齐道长硬拼硬打。

天齐道长则是得理不饶人，连出手一搏。

趁着恨天一姬攻守兼备，立即攻得更紧，以数十年性命交修的无上功力，连往日所推之全力陡增何止一倍。

饶是这样，要以此压制老婆子取得绝对优势，倒也并非如想像中那般容易。

这边相持不下，一时难分胜负。

那边的慧因大师与百奇老人，则是另一番局面。

百奇老人的功力，显然高出少林掌门人甚多，故而交十合下来，强弱已分。慧因大师技逊一筹，已居下风，渐

之象。

一旁守阵的四大护法，及十二名少林高手，见状无不暗惊。但未获掌门人令谕，谁也不敢贸然轻举妄动。

慧因大师身为少林掌门，明知对方这老丑怪，乃是生平所遇最强劲敌。但他为了身分及尊严，不得不勉强支持，全力奋战不懈。

百奇老人却是愈战愈勇，不但大显身手，威风八面，更不断发出怪声喊叫，虚张声势，以扰乱对方心理。

幸而慧因大师定力极深，虽居下风，仍能临危不乱，沉着应战。若是换了别人，就被这怪声喊叫，方寸已乱，那还有斗志。

百奇老人叱咤连声中，双掌加速猛攻，同时施展“移形换位”身法，刹时化作无数人影，围着慧因大师快速转动起来。

慧因大师不禁暗惊，只因眼前幻影，若虚若实，一二十个百奇老人影像之中，无法确定那一个是实体。如果贸然出手，万一攻的是幻影，则实体即趁虚而入，攻他个措手不及，必败无疑。

要知慧字辈高僧中，除慧空大师独得天厚，天赋异禀之外，在武功造诣方面，当数慧因大师成就最高。

他一看这情势，立即抱元守一，心神交会，正合以静制动之诀。

百奇老人一阵快速疾转，发现慧因大师未受其扰，心知已被识破。

若是一般人，必会改弦易辙，另换一套战术。但他却不信邪，反而将转动速度，陡增一倍。

慧因大师仍然以静制动，不为所扰。

那知百奇老人转动突止，幻影犹未消失，已双掌齐发，直

朝慧因大师击去。

变生肘腋，饶是慧因大师应变够快，急以双掌疾翻迎去，也已措手不及。

高手相对，先机极为重要。

慧因大师是仓卒出手，真力不及随掌发出。百奇老人却是运足真力发掌，自然抢尽先机，情势上已占绝大便宜。

两股狂飚直扑全身，慧因大师只觉一个大震，身不由主，连连倒退儿大步，摇摇欲堕。

四名护法大惊，立即出手抢救，齐向百奇老人扑去。

慧因大师犹自逞强，疾喝道：“退下！”

那知这一张口，竟然喷出一大口鲜血。

十二名少林高僧大惊失色，其中二人掠身而至，扶住了已受内伤的慧因大师。

四名护法大师因闻慧因大师喝阻，即时住手。但却一字排开，形成一堵肉墙，阻挡了百奇老人趁胜追击。

那边天齐道长一分神，竟险被恨天一姬拂袖扫中。

幸而拔身暴起，始堪避过。

身犹未落，恨天一姬的凌厉掌力，紧接着破空击来。

天齐道长凌空发掌，两股掌力当头劈下，似又决心硬拼。

双方掌力半空一撞，爆出一声轰然巨响，震得天齐道长倒飞三丈开外。恨天一姬却只两肩一塌，双膝微弯，强弱立判。

显而易见，恨天一姬功力深厚，实非天齐道长可比！

眼前的情势已摆明，少林、武当的两位当代掌门人，绝非来人对手。

天齐道长飘身落地，幸未震伤，抱剑而立道：“恨天一姬果然名不虚传，贫道惭愧，技不如人，虽死无憾。但要死的明白，女檀越可否回答贫道一个问题？”

恨天一姬冷声道：“既然你已抱必死决心，老身就大发慈悲，你问吧！”

天齐道长正色道：“敢问女檀越，当年的绝情妃子，究竟是你何人？”

此言一出，不仅恨天一姬为之一怔，所有在场之人，无不为之惊诧，相顾愕然。

天齐道长这一问，受伤的慧因大师，及百奇老人均转脸过来，凝神屏息，等待着恨天一姬回答。

因为这个问题，他们不仅充满好奇，更极为关心。

那知恨天一姬淡然一笑，沉声道：“老身从未闻过此人。”

天齐道长一声凄厉苦笑，道：“女檀越不愿据实相告，岂非让贫道死不瞑目？”

恨天一姬道：“哦？为了想知道老身跟绝情妃子的关系，你竟不惜一死？”

老婆子这话有些强词夺理，天齐道长之本意，是既然难逃一死，希望死前能解开心中之谜。

她却本末倒置，硬说成对方为了揭开这个秘密，不惜牺牲性命。

天齐道长不禁呐呐道：“这，这……”

恨天一姬冷冷一哼，道：“好！谁要以命换此一秘密的，一并报上名来！”

慧因大师面对强敌百奇老人，已是无力应付，犯不着再跟恨天一姬逞强，只有保持沉默。

天齐道长是“祸从口出”，他毕竟身为武当掌门，此刻既不能打退堂鼓，以免落人笑柄，也不便强出头，以致立场极为尴尬，显得无所适从起来。

恨天一姬见这一僧一道，未敢接话，不禁将两道冷峻目

光，飘向沉吟不语的百奇老人。

老怪物哈哈一笑道：“老婆子，你不必用对那死鱼眼睛，瞟我老人家。对你那些鸡毛蒜皮的事，我老人家可毫无兴趣！”

恨天一姬嘿然冷笑道：“你倒很识时务！既然不想把老命赔上，何不赶快滚开？”百奇老人反唇相讥道：“你是怕我老人家，在此碍你的事？还是……”

他的话犹未了，恨天一姬已怒形于色道：“哼！就算你站在少林寺一边，老身也未放在心上！”

天齐道长暗喜，只要他们双方一对上，今夜之危机即可化解。是以一言不发，如同置身事外，静待事态发展。

那知百奇老人竟不以为忤，反而敞声笑道：“老婆子，你方才说我老人家容易上当，怎么你自己也上了这牛鼻子的当？”

恨天一姬不服道：“我上他什么当？”

百奇老人道：“老婆子，你自己想想吧，今夜之局，若不把这一僧一道摆平，他们绝不会心服口服，将姓徐的小子交出。

你既然志在必得，要逼他们交出人和骨灰，就非得下毒手不可，又何必泄露不可告人之密？”

恨天一姬略一沉吟，微微颌首道：“说的也是，想不到你这老丑怪，并不太笨嘛！”

天齐道长听得暗自一惊，心知打的如意算盘，欲使他们两虎相争之计，似难得逞了。

只听百奇老人，又哈哈一笑道：“老婆子，我老人家倒有个主意……”说到一半，他故意将眼光向僧道二人一瞥。

恨天一姬冷声道：“你说！”

百奇老人道：“咱们来的目的，既然不谋而合，何不合力使他们把人先交出，再由咱们自己决定，究竟由谁把人带走。”

恨天一姬一听，毫不犹豫道：“好！就这么办！”

天齐道长、慧因大师却暗自叫苦。这一男一女两个老怪物，突然联起手来，他们岂能抵挡。

突闻慧因大师振声道：“少林弟子听命，今夜关乎少林寺荣辱存亡，大家放手一搏，宁死不屈！”

几句话虽简短，却是慷慨激昂，掷地有声，顿使众少林弟子精神一振，大有誓死一拼之势。

尤其那四大护法及十二名少林高僧，一字排开，形成一堵人墙，护在慧因大师身前，更是个个蓄势待发，严阵以待。

方才慧因大师喝阻，使他们不敢贸然出手。

此刻掌门人既已下令，誓死阻挡对方闯入少林寺，无不抱定必死决心，反而无惧于面前的强敌了。

天齐道长眼见一场激战，已是无可避免，且可预知，少林弟子纵然全力以赴，或可侥幸阻挡此二老，也必然伤亡惨重，大伤少林寺元气。

他不禁深深一叹，劝道：“掌门人，依贫道愚见，与其拼个玉石俱焚，不如就把徐元平交出吧！”

那知慧因大师尚未置可否，恨天一姬却振声道：“还有慧空大师的骨灰！”

只声一声怒哼，慧因大师怒形于色道：“女施主逼人太甚，莫非真欺我少林寺中无人，非听你的不可吗？哼！只要少林寺中有一人活着，你就休想如愿！”

恨天一姬也勃然大怒道：“好！那就休怪我要血洗少林，杀个鸡犬不留了！”

老婆子正待出手之际，突见白云峰、白小仙兄妹飞奔而来。

白小仙一路气急败坏叫道：“掌门人，徐元平被人劫走啦！”

慧因大师信以为真，急问道：“什么人劫走的？”

白小仙表情逼真道：“没看清楚，好像是易天行……”

恨天一姬也信以为真，情急之下，喝问道：“他们往哪里去了？”

白小仙胡乱朝山下一指道：“逃下山去啦！”

恨天一姬道：“老和尚，你听清楚了，等我追回徐元平，再来取骨灰！”

言毕，掠身而去。

百奇老人对那骨灰毫无兴趣，志在徐元平。他当下那敢怠慢，也朝山下急起直追。

天齐道长似已暗觉怀疑，等他们相继追下山去，立即一个掠身，来至白小仙面前，正色道：“白姑娘，你说的可是真话？”

白小仙强自一笑道：“晚辈一时情急，想把他们骗走……”

慧因大师如释重负道：“我说呢，易天行怎能有此神通，居然能闯入密室把人劫走！”

天齐道长不由地大笑道：“想不到白姑娘机智过人，三言两语，就把他们骗走了！哈哈……”

慧因大师却神色凝重道：“道长，等他们发觉受骗，仍然不会善罢甘休的。”

天齐道长轻啜道：“至少咱们可以缓过一口气，重整旗鼓啊！”

慧因大师惟恐恨天一姬，及百奇老人去而复返，不敢掉以轻心。即命四大护法，重新调整“罗汉阵”，严阵以待。

交代完毕，偕同天齐道长及白云峰、白小仙兄妹回到寺内禅房。

掌门人受伤不轻，自行盘坐禅榻上，闭目运功调息。

天齐道长则与兄妹二人，一旁轻声商谋对策。

白小仙方才急中生智，三言两语，即将两大煞星骗走，化解了一偈一道的危机，也使少林众弟子，暂时喘了口气，实实功不可没，因而深获武当掌门人激赏，对她不禁刮目相看。

这天天齐道长颇为她担忧道：“白姑娘，他们若发觉受骗，回来恐怕绝不会轻易放过你啊！”

白小仙毅然道：“晚辈兄妹蒙掌门人收留，为元泰师父记名弟子，不仅暂获栖身之处，且可学习少林武功，俾日后为家祖复仇。

我兄妹二人受此大恩，无以为报，能为少林暂解危机，纵然被他们处死泄愤，亦死而无憾！”

天齐道长更为激赏道：“好！想不到白姑娘小小年纪，竟有如此胸怀，真教贫道为贵掌门庆幸！”

白小仙道：“承道长夸奖，晚辈愧不敢当。道长，恕晚辈冒昧，若他们去而复返，不知道长可有应对之计？”

天齐道长神色凝重道：“除了全力一拼，别无选择。白姑娘莫非有何妙策？”

白小仙胸有成竹道：“对方二人，武功确实高得出奇，以少林寺全力一搏，虽未必对付不了他们，但必然伤亡惨重，大伤元气。是以晚辈想到，若能单独对付其中一人，则胜算较大。”

天齐道长苦笑道：“贫道原想使他们两虎相争，造成两败俱伤局面，不想竟被他们识破……”

白小仙接道：“他们所争的，乃是一个徐元平。如果他们发觉受骗，去而复返。而那时徐元平已真的不在少林寺中，老怪物必然去追。

老婆子则因尚要强索慧空大师骨灰，绝不会轻易罢休。如此一来，只需全力对付她一人了。”

天齐道长沉吟一下，道：“白姑娘之意，是要使徐元平离开

少林寺？”

白小仙微微点头道：“唯有如此，才能使那老怪物离去！”

天齐道长对此议甚表赞同。

但他究非少林寺中人，仍需慧因大师亲自定夺。

其实掌门人虽在闭目运功调息，他们这边的轻声谈话，他却字字入耳。

百奇老人以掌力震伤慧因大师，幸而掌门人功力深厚，否则早已当场毙命。饶是他挺住了，若非白小仙及时赶来，巧计解危，将那一男一女两大煞星骗走，双方再要交手，老和尚绝难支持下去。

此刻经过一阵调息，血脉畅通，似觉已无大碍。但他心里明白，今夜若再全力一搏，只怕已是力不从心。

白小仙之议，若真能使百奇老人离去，即可解除一大威胁，凭恨天一姬一个老婆子，独闯“罗汉阵”，实已不足为惧。

但徐元平身上，关系着少林绝世武学，迄今尚未肯背诵出来，一旦让他离此，不仅将使那几门少林武学绝传，且万一他落在别人手中，后果则更堪虑。

况且，将他送往何处，亦颇费周章之事。

慧因大师因而一面调息，一面苦思，使他一时犹豫不决起来。

※※

※※

※※

在第二进后禅院内，飞檐下，伏在横梁上的菊儿，已是手脚酸麻，仍然静伏不动。

当焰火冲天而起时，她心知另三个红衣女童已发动，使百奇老人趁少林弟子惊乱上山。

那知大出意料之外，少林弟子竟未如预期的引起惊乱，

却早在寺前广场，布下“罗汉阵”严阵以待。

倏而，从寺前传来沸腾人声，菊儿心知百奇老人已闯上山，正与对方展开激战。照她估计，百奇老人既未见她跟另三个女童同返，必知她已潜入，或混进少林寺。这时既已发动，定然会命那三个红衣女童来接应她。

迟迟未见动静，眼见小佛堂外，十几名百字辈少林弟子，各持戒刀，防范森严，使她孤掌难鸣，那敢贸然轻举妄动。

约莫过了一柱香时间，寺前传来的惊天动地激战声，突告静止。菊儿不禁暗诧，更耽心百奇老人寡不敌众，丧命在“罗汉阵”中。

菊儿煞费心机，好不容易始发现，藏匿徐元平之处，岂能就此离去。

何况以她估计，凭百奇老人高深莫测的武功，纵然众寡悬殊，“罗汉阵”也困不住他。

念及于此，菊儿决心仍然静伏横梁上，以便伺机而动。

又等了约一柱香时间，仍未见另三个红衣女童来接应，正蠢蠢欲动，突见慧因大师偕同天齐道长走来，身后随着白云峰及白小仙兄妹。

掌门人运功调息完毕，终为天齐道长说服，当机立断，决心将徐元平带离少林寺，另藏隐蔽之处。

小佛堂前，十几名百字辈弟子，立即施礼恭迎。

慧因大师自腰间掏出钥匙，吩咐百祥道：“把徐元平带出来！”

白祥恭应一声，双手接过钥匙，即将小佛堂矮门上大铁锁打开，偕同百吉低头弯腰而入。

静伏横梁上的菊儿，一听徐元平果然被藏匿在内，不由地暗喜，以为百奇老人已将他们制服，被迫不得不将人交出了。

不料却听慧因大师问道：“道兄，可需多派些人守护？”

天齐道长道：“他既已丧失武功，有贫道及白家两兄妹足矣，人多反而容易显露目标。”

慧因大师单掌举胸道：“那就一切仰仗道兄了。”

天齐道长郑重道：“贫道既然来了，自当略尽绵力。如何应对那老怪物和老婆子，仍需掌门力挽狂涛，扭转乾坤啊！”

慧因大师沉声道：“道长放心，老衲倒不相信，少林三百年基业，竟会毁于她老婆子一人手中！”

菊儿不禁暗觉诧异，听这一僧一道所谈，似乎以恨天一姬为强敌，并未提及百奇老人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”

方才寺前的情况，她并不知道，自然无法了解实情。心里正暗自嘀咕，只见天齐道长又向慧因大师轻声耳语，似在面授机宜。

慧因大师听毕，微微颌首道：“一切由道兄作主，可见机而行！”

不消片刻，百吉、百祥在已将小叫化带出，后面尚跟着七八名少林弟子。显然小佛堂内，另外派了人看守。

小叫化睡眼惺松，大概是从睡梦中被叫醒，一见慧因大师，就振奋问道：“老和尚，你要放我走啦？”

慧因大师不动声色道：“小施主，你快随这位道长离去吧！”

小叫化笑道：“不用麻烦了，我自己会走。”

慧因大师沉声道：“小施主最好照老衲的话做！”

小叫化一脸无奈道：“好吧，我跟老道士走就是啦！”

慧因大师仍然不动声色，把百吉召至面前，轻声交代几句，遂道：“百吉，你带路吧！”

百吉恭应一声，转向天齐道长，恭然施礼道：“请道长随小

僧来。”

天齐道长微微颌首，带着小叫化，随同百吉向禅院后门走去。

小叫化见白云峰、白小仙紧随在后，不禁回身道：“你们跟着我干吗？”

白云峰道：“送你一程！”

小叫化苦笑道：“不用客气……”

那知白云峰当真毫不客气，用力一把，推得他向前踉跄几步，几乎跌倒。

天齐道长一伸手，抓住他胳膊，冷声道：“小檀越，你再不走，可就走不成了！”

小叫化听得一惊，只好又报以苦笑，不敢再表示异议，默默跟着百吉，由后门出了禅院。

菊儿那敢怠慢，立即由横梁翻上飞檐，顺着瓦面滑下，直落禅院外地面。

迅速绕至禅院后门外，只见百吉领着天齐道长等人，已在数十丈外，方向正是通往后山小径。

少林寺后方，山势陡起，峭壁悬岩，漫山遍布密林，耸入云霄，形成天然屏障。是以创寺三百年来，从无外人能自寺后入侵。

即使本门弟子，对“后山”亦怀有几分敬畏，视为“禁地”。

相传百余年前，少林寺发生一场内讧，涉及几位辈份较掌门人更高之高僧。事后掌门人以息事宁人，且家丑不宜外扬，未便按门规论处。经召四大护法，及全寺高僧密议，终将几位师叔禁于后山，任其自生自灭。

事隔百余年后，如今已数易掌门。

当时那几位高僧，均已年逾古稀，想必早已作古。但百余